



晋祠八角莲池(水粉画) 李夜冰 绘

多情难忘晋祠水

张玉虎

1962年。那年我还上小学，下半年，就该上三年级了。暑假里的一天，父亲说要带上我到晋祠去赶会。晋祠农历七月初二的庙会，是方圆百里之内有名的盛事，这对于一个生在汾河东岸、没有出过远门的10岁孩子来说，别提有多惊喜了。

七月初二，母亲早早把我叫醒，吃了早饭，给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还再三地嘱咐我，到了会上，要紧紧地拽住父亲的袄襟子，千万不要走散。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，从我们西温庄村出发，往西行10里，过了小店村，到了汾河边上。当时，河上没有桥，河里的水“哗啦啦”地流着。不过，水不算太深，河面也不太宽。46岁的父亲挽起裤腿，背着我，蹚着没膝深的水，一步一步地谨慎前行，偶尔还要打个趔趄。他小心翼翼地先把我背过西岸，又返回去把自行车扛过去。想起60年前的情景，不由得眼眶发潮。

到了晋祠，最让我惊奇也最让我记忆深刻的，就是那随处可见、顺势而流、清澈晶莹的泉水——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晋水，不光从难老、鱼沼、善利三个主泉眼喷涌，还从一路下行的石缝罅隙中汩汩吐出。从太汾公路西行上坡，一入晋祠的地界，就进入了一个水的世界：湖泊里有水，沟渠里有水，石头缝里也有水。让人感到神奇、润泽、愉悦、清爽。那天，我还在“晋祠八景”的“莲池映月”处第一次见到了莲花，由晋祠水养育的娇美无比的莲花；在鱼沼飞梁处第一次见到了在清水中“皆若空游无所依”的五颜六色的大鲤鱼。这对于一个出生在旱地，只知道井里有水，只见过高粱、玉菱子的农村土孩子来说，确实是极其震撼的，那第一印象，实在是终身难忘。

那清澈透明的水，那袅袅婷婷的莲，那往来穿梭的鱼，让我看得入迷，让我看得陶醉，让我看得不知所以。对那天庙会上的滚滚人流和父亲给我买了什么吃食，都淡忘了。我只记得：在难老泉前的“七窟窿八眼”处，父亲给我讲了当年晋祠分水时，张郎为争水下油锅捞铜钱的故事。父亲说，虽然晋祠水从这儿是“三分南，七分北”，但因地势之故，往南的三分水并不比往北的七分水小多少。他还带着我到鸿雁南河的一个闸口处，从树上摘下十片树叶丢到滔滔南流的渠水里，给我讲了一个神奇的传说：这些树叶顺水漂下去后，还会有七片再返回来；他带我顺着宽宽的智伯渠下行，给我讲水灌晋阳和三家分晋的往事；还穿过晋祠北堡走到赤桥村看了古赤桥，讲了豫让刺赵的故事；讲了赤桥村的近代乡贤刘大鹏及其父子双举人的荣耀。

那天父亲还拉着我，看了圣母殿，讲了晋祠的历史；让我细看一个匾上写着的“永锡难老”四个字是凹进去的，还是凸出来的；到水母庙那里讲了水母娘娘柳春英的故事。现在想来，父亲当年带着我游晋祠，应该是有深意的，不光是为了让我赶庙会，不光是想让我看红火，更不是为了让我吃一顿好的。他是想把他对历史的兴趣和对家乡的热爱传递给我，让我对家乡的历史有所了解。

对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来说，虽然当时对父亲讲的那些事实和故事不太懂，但却对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让我懂得尊重历史、敬畏自然、热爱家乡。后来，由于历史原因，我虽然小学毕业后没能继续上学，但受父亲的影响和激励，仍一直坚持读书自学，并对家乡的人文历史和民风民俗产生了兴趣。

晋祠之旅，是一次启蒙之旅。成年后，特别是参加工作后，由于工作原因，曾多次去晋祠，但终身难忘的只有一次，就是1962年趴在父亲背上蹚汾河的那一次。

多情难忘晋祠水，躬身永记父母恩。

刚才还如注的大雨，戛然而止了。屋檐下的雨水，也似断线珠子般，一串一串、一滴一滴，由急而缓、由缓而止。坐在窗前的我，漫不经心地用耳朵数着它们，我喜欢这种砸在地上的声音：啪、啪、啪，噗、噗、噗……纯真，纯正。

雨后的微风，清凉、洒脱，吹得树叶沙沙作响，挂在上面的雨滴洒落一地。没有落地的水珠，趴在树叶上，来回滚动，被刚刚露面的骄阳照射得闪闪烁烁，好像碎银般散落在绿叶丛中。

路边的黑土地，喝足了雨水，看着蚯蚓与蚂蚁戏耍、翻腾。它是动物与植物的摇篮，它是大地的主人。没有土壤的大地是不可想象的，没有雨水注入的土壤也是贫瘠的。雨水与土地的关系，是供给关系，须臾不可分离。

院子里的小草，上午还在炎炎夏日的暴晒下，蔫蔫地趴在地上。经过午后瓢泼雨水的浇灌，在阳光下又挺起了丰满的身姿。它们相互依偎挤在一起，绿油油地就像一块洗过的地毯，铺满了小院，见缝插针覆盖了裸露的土地。

那些郁郁葱葱的树木，不管是乔木还是灌木，经过雨水的沐浴，在蓝天下，都显得生机盎然。

路边的那几棵海棠，刚刚洗过的一树绿叶，青翠欲滴。几棵银杏，迎着太阳四射的光芒，在微风中摇曳着亭亭玉立的身姿。窗前那棵日本红枫，在夏季就秀出了满树红叶，让树下的月季和玫瑰

生活记录

雨后天晴

王国武

羞涩难当。

我最喜欢的小小竹林，在暴风骤雨中不住飘摇。但雨后，雨打竹叶的余音还在耳边，它就披挂着满枝的雨水，在蓝天的映衬下，玉树临风，风姿万千。它的轻盈，它的含蓄，它的洒脱，不禁让人想起竹林七贤的风采。

门前的两个花坛，经过雨水的洗礼，虽然不能说万紫千红，却也是五彩缤纷。红就是红，紫就是紫，粉就是粉，红得娇柔，紫得饱满，粉得含蓄，朵朵妩媚多姿，国色天香。

雨后的蓝天，湛蓝湛蓝，如同熨烫过的绸缎，没有一丝褶皱，没有一点瑕疵。看着让人心动，看着让人心醉。

雨后的阳光是温暖的，雨后的清风是凉爽的，雨后的大地是妩媚的，雨后万物更是灵动的。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雨，驱散了缠绕身心的暑热，让自然界恢复了勃勃生机，也让人世间重新焕发出无尽的畅想。

雪泥鸿爪

杜老师，谢谢您

王建平

1972年的金秋时节，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抉择。

那时，国家实行春季招生，小学初中一贯制，共7年，毕业及中考大约都在次年元月进行。可是，农民的子弟大多没有升学的梦想，刚进入七年级的第二学期，班上就有同学辍学了。

母亲也希望我能尽早加入劳动大军，让家里脱掉“短钱户”的帽子。作为长女，我虽然喜欢读书，但也不忍看着母亲日夜忧心，在收割开始的那天，终于忍痛放下书包，拿起镰刀。

我参加劳动的第7天，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，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杜翠芳来到我家。杜老师一进门就跟我：“我教了你7年，希望你继续上学，年底参加中考，给咱们班凑个数，也给杜老师长个脸。至于明年上不上高中，由你。”母亲被说服了，次日我又回到了教室。

整个秋季，妈妈忙着收割，中午还要挥汗如雨加班打场。而我，埋头苦读，徜徉学海之余，心头难免萦绕着丝丝缕缕的愧疚。

春节过后，中考成绩揭晓，班上共有5名同学达标，我也位列其中。然而，这个结果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喜悦。高中两年，除课本及文具自理外，要收少量学费，每月生活费7元。这对一个贫寒之家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负担。好在师范学校当年招应届初中毕业生，除免收学费、书费外，国家每月还补助9元生活费，这个消息让我看到了希望，我终于圆梦忻州师范。

毕业教了3年数学，我又参加了高考，顺利进入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开启了追梦的新航程。

而我的二妹却远没有我这么幸运。

她小我4岁，上小学时，母亲因我身体孱弱，所以刚满周岁的大弟就常由八九岁的二妹带。当时家里8口人，父亲任乡村小学教师，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。从小目睹父母艰难及家庭窘境的二妹，15岁便活跃在田间地头，成为母亲的得力助手。

我大学毕业回到忻州一中任教后，忻州师范更名忻州师范，二妹也恋爱结婚，生儿育女。

十几年后，二妹的长女、我的外甥女初中毕业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忻州师范。

那年秋天，忻州一中乔迁新址，校园内花木扶疏，秋果累累，而我也从教多年，进入桃李芬芳的收获季节。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，都得益于杜翠芳老师在那个月明星稀夜晚的家访。许多年来，感激之情一直深深地藏在我心里。

开完教师节庆祝大会，我去忻州师范新址看望外甥女。笑意盈盈、朝气蓬勃的外甥女，一如反复出现在我梦中无数次的二妹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心里希望二妹上学的梦总算圆了。



桃李情(木刻) 曹美刻